

譯 林

書叢說小

編二十三第

說小事軍

錄征南子太黑

下卷

海上

行發館書印務商

黑太子南征錄卷下

英國科南達利著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同譯

第十九章

當二將軍同面太子時。二虞候尙俟於廣廳之中。別將之侍者。以虞候來自英倫。則聚而問鄉事。一人問曰。溫德瑣老兒。近如何者。又一人曰。王后蜚利巴如何。忽見一高碩之少年。趨而問溫德瑣者之前。言曰。瓦得。汝發言如是不檢。一爲太子所聞。頭顱且岌岌。復有一人答曰。瓦得無頭。亦不甚惜。彼腦中空洞。如乞兒囊也。於是衆皆大笑。瓦得曰。今日司餐之人。久之乃未予我以飯。何也。又問福德曰。爾隨羅林之孺子。試告我英倫近狀。何似。福德曰。如君出時。一也。特少。靜爾。瓦得曰。小所羅門。汝言何謂。福德曰。汝試度之。復有一人曰。我度得矣。彼以爲吾輩喋喋。我出而國都靜也。福德私語阿林曰。此中尙有解人。瓦得曰。孺子果如是作諷刺語耶。福德曰。汝作何

語者聽汝解之。而高碩之少年卽言曰。漢白歇埃之童子。詞鋒乃便利。福德曰。匪舌利吾刀。亦利高碩。少年曰。尤當一試。更二日者。衆當鬪力。當試爾矛鋒。能利如爾舌否。復有頸短身肥之人進曰。尼日爾將軍之劍術。爲吾輩所服。彼區區一虞候。何不檢至是。此二虞候之武技。我乃未試。但知其中有一人。利口可畏。卽至阿林肩上。以巨爪按之。曰。少年。汝有何能。復視其面。曰。汝面乃非丈夫。直伺夫人之侍兒。汝更歷練久。則顏色或闇。勇力或偉。更見若母。母或不汝識也。阿林曰。吾力原不佳。然頗便捷。問者曰。汝手便捷。又何爲得母爲夫人。引裙幅耶。阿林大怒曰。吾手便捷。足搭無理之野蠻人。問者曰。僮娃一怒。臉上生嫩紅矣。聲亦柔媚。二目如佯羞之女郎。頭髮則三歲之孺子。遂張爪搏阿林之髮。示人。阿林曰。汝得母偪我鬪。力問者曰。卽如是。當奈何。阿林曰。汝舉動乃同偷荒。非復受將軍之教育。以狀卜之。直一畜生。若我主人。則專以禮律。人問者猶張其醜。鬻曰。粉霞之虞候。汝主人以何禮律。爾阿林曰。以我所聞於將軍者。果一身見輕於人。亦不至與人肆詈。但脫手套。擲之地上。若遇無。

禮如禽獸者。則以手套擲其面。於是遂以手套擲此短頸者之面。於是衆乃大集。而觀短頸者大怒曰。汝如是無禮。我當取若性命。阿林曰。果能取者。卽以奉饋。時倭利物虞候諾白雷。初不之言。此時出而平亭曰。我爲左證。高碩之少年。卽謂短頸者曰。脫藍忒。今日之辱。汝自取之。汝平日專欺侮新來之客。今日之事。可勿更語。彼之怒衷於理。汝休矣。於是助脫藍忒之人。爭曰。當較短長。不爾。茲事初無歸宿。高碩少年曰。不然。吾不言乎。辱固脫藍忒自召。脫藍忒汝忍小辱可也。脫藍忒曰。我之名譽不能作如是收局。彼果求罷。當自拾手套與我服。禮福德曰。萬無其事。高碩之少年謂阿林曰。汝聞脫藍忒言乎。但曰冒昧。卽已。阿林曰。否。諾白雷微語阿林曰。我觀其人。氣力頗壯。又聞其人善刀。汝非彼敵。阿林者本撒克遜戰士之裔。怒不易發。一發之後。亦不易降。諾白雷旣言。而阿林決鬪之心愈擊。卽曰。吾此次隨主人出其視同人。盡弟兄也。此人太蟻。我亦以奇辱報之於義。適中手套可以自檢。而輕彼之心。萬不能降。非彼以禮自鳴。則萬無和平之終局。脫藍忒謂高碩少年曰。汝本欲救其性。

命然彼終不承。今惟有趣較爲佳。阿林曰：可。時有數人曰：太子接見羣臣，可兩小時。其餘尙須就餐。吾輩較藝，殊有兩小時。有人曰：於何地較之？有人曰：卽在校場之中。復有數人言曰：否。若爲太子所聞，如何？復有一少年曰：吾輩當至河瀕，彼間有地頗寂靜。蓋加倫河邊原有草場地，初非廣然。河岸危而河水駛來去之舟亦鮮。卽有舟亦停駐於河心。衆議既定，二人皆以刀往。又皆無盾，又不明決鬪之儀節。衣服既脫，刀光卽閃。脫藍忒之隨主人曾經數戰，較阿林爲有閱歷，且氣力復偉。於是福德及諾白雷皆爲阿林危懼。而阿林自爲虞候，後乃無日不習劍術。數月以來，以輕越之軀，益以輕敏之劍術，乃能封閉不爲敵人所攻。二人以刀相嚮，時狀至弗稱。脫藍忒旣黑，且壯周膊皆毫，臂肉突出。阿林美秀而文，金絲之髮，玉雪之臂，據衆目觀之。二人之勝負已前定久矣。然以閱歷者觀之，見阿林眼光四射，脚步輕靈，勝負亦正難決。諾白雷忽出而言曰：二君且緩鬪。脫藍忒之刀兩面皆鋒，且長至一尺，殊弗公允。福德曰：阿林汝用吾刀，吾刀輕長於爾。阿林曰：否。吾刀輕重長短甚服。吾用又面

脫藍忒曰先生請試尊技吾大帥將下值矣脫藍忒兩足作八字形刀鋒當阿林之胸以勢言之其前後騰擲乃據形勝刀當人胸斫刺皆宜敵刃之來亦足下過而仰抵且刀柄有橫鐵上仰而下俯既足自護其手亦可抵敵之刃阿林所長者眼靈而足趨惟刀雖快利乃輕巧而飄忽亦無橫鐵爲之護手脫藍忒知先發爲佳方阿林以刀進時脫藍忒卽健進以刀斫其頸阿林非健退者頸且立斷顧雖迅捷而肩衣已交敵刃然卽乘機進刃刺其腹脫藍忒亦以刀橫抵之乘勢復猛掠見者咸大驚阿林低首復避而去卽伏而猱進其刃脫藍忒幾創卽以刃疾下阿林額上亦少創血被其頰卽跳出範圍以外少息觀者拍手不已調停者曰若二家均能手名譽咸存可以息矣諾白雷及老卒數人咸慰勉阿林以爲非弱脫藍忒亦自拭其汗言曰我原不欲死此孺子阿林曰諸公勸慰吾亦誠悅惟不審此君能服罪否脫藍忒曰我焉能者阿林曰然則汝當少防二人復合阿林進迫絕近爲脫藍忒刀鋒之所能及處脫藍忒鋒長必展拓始盡其力故阿林進而脫藍忒恆退但能以刀力拒不復

更挺其鋒。二鋒相糾。阿林肩創而脫。藍忒股上亦創已。而阿林之刀觸入。脫藍忒護手之鐵。脫藍忒卽以護手之鐵糾阿林之刀。阿林刀斷。但餘徑尺之鋒。脫藍忒曰。汝命在吾掌握矣。衆人皆曰。勿殺。但自承負足矣。福德曰。宜易刀更鬪。調停者曰。無是規則諾。白雷曰。阿林擲劍卽免死。阿林曰。否。汝服罪耶。脫藍忒曰。汝痾矣。乃發是言。阿林曰。汝備之狀如怒獅。立奔脫藍忒。此時阿林之所以長於脫藍忒者。脫藍忒肥而阿林輕。趨一方哮喘。一方敏給。刀鋒雖短而氣定神閒。短鋒肉薄。脫藍忒愈喘而退。仍時欲趣退。展其長鋒。顧阿林仍肉薄而前。初不之釋。短刃之鋒時及其頰。或出其耳際。而脫藍忒知阿林不能持久。得間必能死之。已而阿林氣亦少衰。眼力亦微倦。脫藍忒思事機至矣。忽一舉刃却步疾退。意將更進。洞阿林之胸。忽水花大濺。脫藍忒墜河中矣。此時鬪者及觀者萬目皆注。刀鋒乃忘。脫藍忒已瀕險處。迨脫藍忒驟退。後足凌虛。始大呼止之。顧已無及。漉身河中。棄刀而拍浮。擒得水藻。身已順流而下。衆皆去其皮鞮。結而援之。顧不能得阿林。此時棄其短刃而顛盛怒。易爲悲。

憫見脫藍忒。三次浮沈。以目乞援。人人皆屬目。阿林阿林。不忍更視。卽躡身入水。游而往。引其仇阿林。平日在波婁寺。固善游。然河流過駛。旣引其髮爲事。易也。願逆流登岸。事乃大難。此時力奮其身。與狂流爭。乃無寸進。遂順流下岸。人則逐視。此二人已而近。小泚阿林卽轉身赴小泚。衆結腰鞵。擲授阿林。阿林得之。岸人力引二人。皆上。閉目吐沫。此時脫藍忒已醒。蓋先入水。乃少用力。故先阿林。蘇起視阿林。阿林尙暝。衆皆拍手稱賀。脫藍忒則抱阿林於懷中。言曰。先生我乃感爾。非爾我淹於河心矣。吾生長之區。乃不見水入水。而神志已昏。亂阿林醒曰。勿須君謝福德。汝前引我起。脫藍忒曰。汝爲吾仇。卽爾之恩。惟有此河。竟免足下一死。阿林曰。我豈希冀此一時之不死。衆皆曰。後此不能更言。今日之事。兩家皆無損。其勇名爲吾輩所不料。吾小友旣勇健。無倫卽赴水救仇。亦足覘其義勇。包度中有盛會。皆列勇者。吾小友足與其間矣。脫藍忒汝著衣起。脫藍忒曰。吾今日乃失其寶刀。諾白雷亦取阿林之衣。全易之。曰。少時見將軍。或不至以溼衣面。衆曰。歸乎。阿林以手扶福德之肩。左手拾

其斷刀言曰諸君且勿行吾耳爲水所淹已失其聰乃未聞吾友爲我道歉衷脫藍
忒曰朋友汝尙未了耶阿林曰大辱何爲遽了吾怒不輕發既發之後有氣力性命
在者必復此仇脫藍忒曰吾友白如礮石卽性命氣力餘者亦無多不如聽吾了此
大恠在足下尙爲佳運阿林曰否今日之事汝肇之吾爲決勝負來勝負未決吾不
能歸今但有二著非君道歉當易地更鬪實則阿林水中岸上用已竭額上肩次
血尙沁沁身上冷水已透而眼光初不爲敵所屈脫藍忒中心亦折卽曰吾萬不料
汝乃如是介介須知吾之所言實同輩中所常言者今旣如是吾告罪矣阿林卽伸
手曰君旣自悔我亦悔之於是衆皆同歸道中談笑甚樂調停者曰福德君友歸時
當予之以酒河水所入夥也吾乃不料此文弱之書生勇乃無藝福德曰無論何人
一至包度飲空氣卽鷓子亦成鬪雞矣調停者曰君之主人亦正如是虞候與將軍
均不可輕侮者也

太子之燕客。匪特待將軍有加禮。卽賜饌虞候。亦非草草。阿林平日食於波婁寺中。但有茹素。至將軍家。而將軍復清貧。饌亦非腴。今日享太子之賜。方知人間膳美。一至於此。炙孔雀。一旣炙之後。復加以羽毛。進時乃如生物。炙野猪頭。一燎牙裏之以金。喙則裹之以銀。蒸豚之爛如膏。且以冰襯之。印耶穌十二門徒於其上。有大布丁作溫德瑣離宮形。阿林見之。已大駭。然亦易新衣。迨佳餚。一進痛苦盡忘。宴未已。有人傳言。今夕尼日爾將軍將同張獨司夜飲。令二虞候勿延候。可至半月逆旅中少息。此數人者。遂痛飲談噓。始同赴逆旅。二人步歸。留馬於太子之廐。天旣黃昏。雨絲如織。但見通衢轉處。及巨公之門。始然油燈光慘慘然。包度者行軍之極衝。雖雨夜仍有行人。每及小燈之下。厯厯見往來之狀。陡見一肥碩之人。類富商冠平頂之絨帽。袍服至長。腰間懸錢囊頗纍重。其後隨侍兒。籠燈照之光射咫尺之外。此人過後。乃逢醉卒作僮語。刺刺然富商見醉卒爲之悚懾。則趣步斂避。此侍兒亦嚴束其領巾。以醉卒見錢囊及女貌皆生饑嗜。卽不宣言人已覺之。小頃又行遇數弓兵爭挾。

妓行且行且作笑語。餘則道人也。舵工也。續續乃不可計數。口音亦龐雜不一。忽聞
 有傳言清道者。則貴族夫人肩輿明炬而過。自太子宫中罷宴歸也。時道中有二人
 頗爲此二虞候所疑訝。此二人者同行適居二虞候之前。一爲男子。一爲及笄之女。
 耶。男子頎而整。左脅有方物。以呢裹之。而女郎狀頗窈窕。周身皆重裹。但露二目及
 小髮在外。此男子以整足恃女而行。如恃杖焉。左脅之物則嚴衛之。此二虞候見此
 男子作恐狀。則尤怪駭。聞整者曰。孺子縱其膽力。聲格格作法語而未調者。言曰。更
 六七十步至家矣。女子曰。爸爸堅執其物而已。母生外虞。整者曰。此等人直酗酒嗜
 殺之野人。鐵塔亞茲去家四十步矣。彼醉人不久至。達克司彼果不行。我亦終祕不
 出。已復曰。二十步矣。上帝乎。彼驟突囂呼。乃令人生怖。汝胡不前趣。乃畏此島國之
 人。忽又曰。敗矣。敗矣。見當頭有醉卒梗道。二人乃不能前。燈影模糊。中有數人橫路。
 窺此女郎。中有一人曰。此老整乃恃此佳人爲杖。卽曰。老整。上帝予爾以股備行道。
 也。胡爲不自支其股。乃壓此女郎。又一卒曰。必得二十惡鬼反翦之。去我輩英雄。乃

無良伴。汝居然以之爲行杖。何也。第三人卽引女郎衣袖曰。甜鳥兒。隨老子行。第一人曰。心中願意者。隨我。行人生極短。非行樂。何以自聊。以我卜之。汝必美貌。果誤者。永永不面家山。又有曰。此癩蟆。不知所挾何物。彼嚴挾此物。如死囚之挾赦書。又一人曰。汝老骨頭之男子。趣示我。於是衆人同集其前。老斃者旣不洞人言。但一手引其女。一手脅肘下之物。四顧求援。福德怒卽推最前之弩。手言曰。勿爾似此舉動。非高明所爲。汝弗釋者。將無倖。忽見一醉卒怒曰。爾爲新登岸乳臭之兒。敢直與乃公事。究爲何人。斷我雅興。又有一人曰。我但聽主人號令耳。孺子離母來就。乃公學戰事。我遽聽言乎。女郎卽以法語語阿林及福德曰。君看上帝之面。救我。勿令我墜入殘人之手。阿林曰。女郎勿驚我。決不令彼窘汝。卽曰。強徒趣釋爾手。勿苦苦泥人。忽見黑髯之人言曰。瓦忒。勿聽彼言。可立禽之。語二虞候曰。汝宜知趣。果不知斂避者。吾將移吾鋼刀。而問汝。阿林正張皇中。見約翰。珊穆。梗均在醉人之中。卽曰。謝上帝。約翰。珊穆。梗。趣來救。人彼醉卒。方恃強而凌弱。珊穆。梗曰。阿林。汝在是也。卽分排衆。

卒。而前曰：何事我實告汝。法國非復祖國。果事事爲人。不平則永無自安之日。須知身至此間。恆多力而嗜酒。欲責以禮。萬不之及。汝果居一年者。則宗旨且立。變因謂諸卒曰：汝輩何爲。須臾憲兵至矣。果不自愛。且受軍律。黑髻曰：白羣中。珊穆梗耶。珊穆梗汝爲人居間耶。汝輩固類我。似不宜有此。自英國。至於是間。斷人之頭。接女之吻。事如摧枯者。汝也。何爲沮我。珊穆梗曰：彼得汝言良然。今猶未改。惟吾引弓良中正。不偏行其公道。接吻必得女之歡心。卽殺人亦惟人與我力抗。果非悅我者。不接非抗我者。不殺也。衆同視珊穆梗。又視約翰神宇。均非佳計。行強必無倖。遂紛然而散。阿林及福德。則仍尾此父女。行珊穆梗引阿林曰：我聞今日汝與人決鬪。其事甚險。汝此來。我引汝來也。果有不測。我何以對朋友。阿林曰：行當留意。珊穆梗曰：凡遇難事。勿憑意氣。更待少時。蓄力而善刀。則與人爭。一日之長。未晚也。今晚吾得數人。在格恩。逆旅中飲酒。此地去半月。直一牆之隔。汝願來者。則隨吾輩。小飲吾待爾耳。阿林曰：果無他事。必至奉侍。時福德已前行。阿林尾而卽之時。此二人已至門。方與

福德致謝忱。阿林既至，蹙者卽抱阿林言曰：少年先生幸救我不爲洪醉之野人。所
陵今日果無二君，則吾女將爲所引。卽老夫亦且負創欲死。阿林曰：此等人固無禮。
然卽謂其行兇，似亦無敢。蹙者大笑曰：此人既醉，尙何皂白之有？卽不碎我之顛而
脅下所挾者，亦復不能瓦全。女曰：爸爸，吾意擬延此兩先生入門。若遲門外，將又長
風波。老蹙曰：鐵塔言然，不審二先生能下光蓬戶否？卽曰：齊亞古母也。侍者汝以燈出。
二君留意階級。既入室，蹙者曰：無患矣。今日吾畫之倖全，乃出意外。謂其女曰：孺子。
汝今日甯爲醉人所苦，尙力保吾畫。英國人乃野蠻如是，合匈奴峨得及達韃三種
人爲一，加以醉卽英人本色也。嗟夫，吾乃不料世界中乃有是人，無地無其足迹。
吾久不歸家，聞意大利中此種人亦至充斥。舍天堂不入外，他處儘有其人。女卽進
曰：爸爸，勿忘此二恩。公亦英國人也。老蹙始惶怖曰：殊無以對。二公請公試入吾室。
今人但解刀矛，無解畫者矣。遂引二人入小室中，陳設至精雅。四隅然香油之燈，壁
上几上及於地下，均畫圖。福德及阿林神爲之奪，計生平初未觀此奇筆。老蹙見二

人見賞卽曰二公亦愛此耶實此兵間人亦不乏風雅之士阿林對畫歎曰我非日擊幾不信人間有此妙墨汝觀顏色調融風神如活福德汝觀此幀寫謀殺聖司帶芬之圖此兇人目閃閃可惡吾幾礮石投之福德曰阿林此幀走鹿吾直如在林間觀其呦呦之聲態阿林曰鹿所過地草青天碧風景似在穠春吾在波婁寺中所見較之是間直同小兒之試筆吾師兄巴索魯米歐曾語我東方有名畫此畫殆卽其人乎老斃聞言大悅時其女亦去其外衣則亭亭一意意大利美人也福德舍畫而觀人阿林目注牆上復及地下時時駭歎老斃卽發其呢出所挾之畫示阿林曰此筆如何阿林啟之則玻璃作秋葉式中畫馬利亞聖像似聖母以慈悲之目視己者阿林本解畫之人卽拍掌曰神妙極矣先生如何挾此寶物行於道間果見毀者奈何老斃曰老夫亦太粗疏鐵塔汝往斟佛羅倫司之酒飲二公面阿林曰今日無公此畫立毀汝觀此肌色筆何能及直以香熏而成之百幅中不能中肯如此幅蓋過久則焦而不融過簡則白而無肖以此幅論之似賤理中血脈皆可見老夫本以此畫

供奉里米禮拜寺中。今日攜赴寺中相壁而筭之。以天晚復攜之歸。幾陷不測。吾見公言論似亦解此道者。阿林曰。我之所蘊。烏敢陳之名。公之前。吾亦出自寺中。在同輩中尙稱可老。斲曰。吾此間有筆及顏色。公試爲之。吾不以玻璃授公。一則玻璃貴重。又顏色難融。此時女兒以酒至。老斲曰。滿斟以上。先生且坐而運筆。福德心不在畫。則力矯爲法語。與鐵塔酬對。老斲捧畫細審。有無傷損。阿林遂引筆勾一美人姿首。及瓔珞之胸。老斲側視曰。天才也。在少年中得此。亦自非易。福德聞言。趣視卽曰。此茅德女公子象也。阿林曰。妄哉。吾隨意成之。安有所肖。老斲曰。汝乃能寫真。此尤非易。實告汝。吾名爲阿古司忒。辟散奴。即安得里亞。辟散奴之子。汝當知之。汝技良非壞。果能與我同居。我尙能以寫玻璃傳顏色。薰香發光之祕。一一授汝。至於寫入玻璃。水漬弗褪。亦可傳授其祕。阿林曰。吾果得名師傳授。何樂如之。願已立誓。隨主將長征戰事。未已。吾不能反汗其言。老斲曰。胡言征戰。征戰又何爲者。汝之所云。主將者。我亦知之。其人皆屠戶爲傷。天害理之尤。實告公。吾意大利之美術。良足爲世。

之。大。名。物。公。家。執。業。生。者。死。之。完。者。毀。之。吾。業。則。醜。者。妍。之。平。者。凸。之。公。果。能。一。至。意。大。利。見。古。人。之。美。術。構。造。方。爲。千。萬。年。不。朽。之。業。公。見。吾。畫。以。爲。見。所。未。見。若。吾。國。名。公。傳。作。則。老。夫。尙。不。能。爲。之。調。融。顏。色。也。少。年。先。生。幸。勿。見。罪。彼。方。爲。人。物。若。隸。身。軍。籍。適。爲。人。類。之。公。仇。何。貴。之。有。福。德。曰。老。丈。之。語。微。近。於。偏。武。人。豈。必。無。功。武。士。捍。衛。國。家。者。也。先。生。所。言。美。術。非。武。士。之。力。亦。適。落。敵。人。之。手。阿。林。以。色。止。之。且。曰。先。生。凡。諸。筆。墨。均。出。之。先。生。一。手。乎。老。斃。曰。然。則。又。與。阿。林。論。畫。至。一。小。時。詞。源。滔。滔。不。竭。忽。聞。有。聲。策。之。聲。老。斃。歎。曰。吾。聞。此。聲。方。知。世。界。中。能。殺。人。者。爲。上。阿。林。聞。聲。言。曰。我。當。行。矣。若。以。吾。論。此。屋。中。至。寶。至。多。久。留。亦。殊。不。厭。語。時。視。鐵。塔。鐵。塔。卽。垂。其。首。二。虞。候。遂。同。時。辭。出。老。斃。尙。囑。其。再。至。遂。別。此。時。雨。止。人。稀。二。人。遂。赴。半。月。逆。旅。

第二十一章

既到市上。福德曰。阿林。此女美極矣。似此潔淨而平安。令人心醉。阿林曰。然。玉肌脂。